

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

黃春興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Email: cshwang@mx.nthu.edu.tw

TEL: 03-5742890

2004/08/20

摘要：經濟學從人的行動去理解文化演進，也堅稱文化演進的必要條件在於消費品的創新和生產。由於創新與生產有賴於報酬遞增機制的利用，而報酬遞增又來自於社會眾人知識的利用，眾人知識的善加利用就成為文化演進的前提。本文從海耶克的「知識的利用」和「進步的通議」兩觀點來論述。首先，「資本主義」是市場競爭機制的誤導性別名，而市場競爭機制又是社會善加利用個人知識的不二法門，所以，「資本主義」乃是文化演進的前提。其次，「自由主義」追求選擇內容豐富而實現成本低廉的生活，這正是文化演進的根本意義。因此，資本主義也就成為自由主義的前提。

關鍵字：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殷海光，文化演進，知識

Keywords: liberalism, Capitalism, Cultural Evolution, Knowledge

我恐怕一直忘了寫信謝謝你送我 Harry Sherman 的書 (The Promises Men Live By)。去年我把這本書帶到歐洲，發現是一本很好的有關經濟學的書。他讓我懂了經濟學，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我一向覺得經濟理論非常難懂**。我是跟艾爾文·詹森 (Alvin Johnson) 博士學經濟理論的。他是一位好老師。可是他卻沒能讓我懂得不同學派的經濟理論。這些理論對我來說，似乎都是非常抽象的，我討厭抽象的思想。-- 周質平，《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 246 頁。

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行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為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而向社會主義妥協。…中國許多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 殷海光，〈自序〉，《到奴役之路》(海耶克著)，第 1 頁。

第一節 前言

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算起，中國知識份子嚮往自由或追求自由主義已經八十五年了。八十五年來，走得辛苦。論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五四運動一開始便誤入「民主、科學」的嶇崎小徑。沿著這條小徑，偏離自由主義，愈走愈遠。這現象在中國大陸尤其明顯，近年來又在原先的口號前再加上一個「愛國」。最近逝世的一位移居海外的大陸經濟學者楊小凱，便曾呼籲「以共和替代民主，以自由替代科學」。¹ 「以共和替代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的傳統論述，這容易理解；但「以自由替代科學」就不容易讓人們理解，因為這「科學」並不專指自然科學，而泛指馬克思傳統下宣揚的「科學」社會主義。在那裡，計劃與調控在「科學」名義下主導經濟運作。相對地，這裡的「自由」是指經濟自由主義，一種和計劃與調控背道而馳的思想。他的呼籲也同時道出自由主義者走得辛苦的第二個原因：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很少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認識自由主義。這不只是五

¹ 參閱：楊小凱，〈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楊小凱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yangxk/58_1.shtml，2004/8/19。

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普遍現象，或當前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的困境，也是「後五四運動」台灣知識界的弱點，和當前台灣進一步邁向自由社會的障礙。

從本文開頭的引文，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兩位自由主義先師所面臨的思想瓶頸。胡適很清楚地說出這瓶頸：「經濟理論非常難懂」。他在信中提到當時的同學法蘭克·奈特 (Frank H. Knight, 1885 – 1972)。奈特是美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先師，其弟子包括多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George G. Stigler (1911-1992)、Milton Friedman、James M. Buchanan等。² 在奈特的經濟自由傳統下，政治民主的運作是不得凌越憲法對經濟自由的保障。如果當時胡適走上和奈特相近的經濟自由傳統，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可能就不是今天這種艱難的局面。

另一位先師是今天我們紀念的殷海光先生，他是在接觸到海耶克 (F. A. Hayek, 1899-1992) 的《到奴役之路》後才猛然發現「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這開悟，讓他拋棄長久以來對「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信仰，並宏亮地說出「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他自稱為「後五四運動」的學者，這個「後」字就是主張將「經濟平等」置於「政治民主」之下，藉著政治民主去保障他當時所認識的經濟自由。遺憾地，他不幸英年早逝，還來不及發現政治民主也可能是推動經濟平等的元兇。西歐社會主義者，或稱社會民主主義者，把經濟平等看成是計劃與調控的目標，而政治民主的目標就是取得計劃與調控的權力。如其要求刻在墓碑上的銘文，殷海光追求的是包括經濟自由的自由主義，不是經濟平等。他生前之所以強調「政治民主」，一方面是看到當時專政與獨裁政府對自由的徹底傷害，另一方面則是受限於對經濟學知識的理解。如果他知道社會民主主義對經濟自由的威脅，也看到今日「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經濟自由）」，定然更加痛心。

自由主義不能離開經濟學的理解。本文嘗試補足中國知識份子在追求自由主義時所缺欠的這一課，並以此紀念殷海光先生一生對自由主義的貢獻。

簡單地說，經濟學從人的行動去理解社會永續發展和文明演進(以下簡稱「文化演進」，cultural evolution)，堅信文化演進的必要條件在於消費品的創新和生產。由於創新與生產有賴於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 機制的利用，而報酬遞增必須來自眾人知識的善加利用，因此，眾人知識的善加利用也就成為文化演

² 關於Frank H. Knight對芝加哥自由主義的貢獻，Buchanan(1991)曾引述當時流傳的話來描述「There is no God, but Frank Knight is his prophet.」

進的前提。本文以海耶克提出的「知識的利用」和「進步的通議」作為論述的基點。³ 由於市場的競爭機制是利用眾人知識的最佳途徑，而社會主義者又常以「資本主義」稱呼市場競爭機制，因此，在沿用「資本主義」這名詞的前提下，資本主義就成為文化演進的前提。其次，本文從現實生活著眼，把「自由主義」詮釋為追求社會能效率地利用社會眾人知識的思想與行動。根據海耶克(1988)對進步的解釋，追求選擇內容豐富而實現成本低廉的生活正是文化演進的根本意義。自由主義的追求和文化演進也就實則同為一物，只是對實踐過程和現象的不同描述。換言之，在以較為明確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文化演進釐清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模糊用法之後，本文推導出：資本主義乃是自由主義的前提。

在架構上，本文除了第一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和第三節將分別論述市場的競爭機制是落實社會永續發展和文明演進的必要條件。第四節將討論經濟學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並說明其追求的目標即是包括社會永續發展和文明演進的文化演進。第五節將討論生產資源的成長問題，以解決第二節從商品消費去定義文明和進步時留下的疑惑。第六節將以市場競爭機制解釋資本主義，以完成本文所述「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之前提」的論述。

第二節 市場機制與社會永續發展

前節將文化演進視為社會永續發展和文明演進的縮稱。這裡，永續發展和演進的意義都值得明確討論。

簡單地定義，「永續發展」就是具代表性的衡量指標能維持（平均）每年都大於零的增加率或成長率。永續發展如果是指企業，衡量指標就是利潤。利潤率維持每年大於零的成長率，企業才可能永續發展；若利潤率為負，企業自然無法生存。即使為零，由於市場競爭的結果，也遲早會被利潤率為正的企業所淘汰。永續發展如果是指一國的經濟，衡量指標可以是國民所得（或工業產出）。當國民所得的成長率為負時，經濟是在衰退，不是成長，更無法永續；若成長率為零，經濟可以永續，卻因停頓而無發展。所以，只有正的國民所得成長率才能保證經濟的永續發展。永續發展如果是指一個社會，首要處理的就是問題的對象和衡量

³ 這兩觀點分別出自 Hayek(1945)和 Hayek (1960,1988)。

指標。以人口問題為例，指標可以是人口數，其意義和工業產出相同。如果問題對象是教育人數，也可以視同人口問題來討論；如果是教育素質，則可以借用人力資本，以資本存量的概念衡量。如果問題對象是文化，可以採用表演次數或書籍出版量為替代指標，這類似工業生產的概念。但如果問題對象是古蹟維護，則沒有適當的衡量指標，因為古蹟的維護數量和計劃還原的原式都有一定的頂限，到了頂限，增加率將為零，發展就停滯了，就不是持續發展的意義。

於是，社會持續發展這個術語若要有意義，不僅需要提出一個對應的衡量指標，且其衡量指標不能存在頂限。在上述的例子裡，社會指標中能符合持續發展意義的，都和經濟學概念有對應關係，如產出量、人口數、資本存量等，因為這些指標都沒有頂限。鑒於此，當前社會學家是仿效國民所得指標編製「綠色國民所得」。除此外，其他衡量社會永續發展的指標，譬如劉兆漢和蕭新煌等學者所編製的「台灣永續評量指標」，就不符合本文所稱沒有頂限的定義。⁴

除了頂限，作為總體指標的社會衡量指標，還必須能適當地加總次級項目所採用的不同物理單位。也就是說，社會指標若必須包括國民所得、教育素質、治安狀態、空氣品質、兩性平權等，就必須要有能力加總這些項目成單一指標。這中間涉及共同的衡量標準。⁵

上述的討論並不是要去探討總體指標的素質，而是從經濟學觀點提出警語：在探討社會問題如社會永續發展時，若要不陷入純粹的意念之爭，就必須先對討論的概念定義一個可以衡量的指標。我們並不要求這指標具有可操作性，也不要求其精準，但必須要能作為檢驗社會是否在發展和是否能永續發展的量尺。的確，經濟學的總體指標在作為衡量社會永續發展時，也存在種種的缺陷和偏誤，就如人類語言一樣的不完美。經濟學的總體指標類似於語言，它不只是分析的前提，也是決定社會永續發展的前提。由於經濟學的總體指標必須以價格結構和其背後的市場交易為基礎，它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也就必須建立在不受政治干預的市場機制上。一旦干擾或控制了市場機制，所定義出來的指標，不論是衡量社會永續發展或文明演進，都只不過是一個類似長生不老的虛幻概念。

⁴ 請參考該計畫的網頁：<http://ccms.ntu.edu.tw/~taiwansdi/index.htm>

⁵ 譬如「綠色國民所得」，其困難不只是無法對非市場交易下的山林和環境給定一個多方人士都能接受的權數，更在於未來價值無法提前去衡量。相對地，在經濟學的總體指標中，由於貨幣是作為所有商品的交易媒介，而利率又代表跨期的替代關係，貨幣價格和價格結構就成為共同的衡量標準和編製集體指標的可接受權數。由於價格指標無頂限的存在，經濟學的總體指標是能符合永續發展指標的要求。

詳述衡量指標之後，我們便可討論：永續發展如何可能？永續發展是不能存在頂限。若以個人偏好的無差異曲線圖來說，頂限可稱為圖上的「祝福點」(bliss point)，代表一個人在某一時點所盼望藉消費去實現的最高滿足點。相對地，還有一個「當前消費點」就是個人目前能夠實現的最高滿足點。兩點之間間距代表著個人行動的誘因。如果當前消費點落在祝福點上，或落在通過祝福點的無差異曲線上，個人就失去了行動誘因。如果社會上每個人都達到此狀態，整個社會也都失去行動的誘因。我們不談這樣的一個「極樂世界」，但要指出：這樣的社會並不符合永續發展的定義。

因此，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必須永遠處在一種狀態，就是每個時刻都有人覺得他的祝福點不斷離他遠去。當然，就一個發展的社會而言，祝福點的遠離不是因為個人當前消費點的不斷惡化，而是在當前消費點提升的同時，祝福點提升地更快。兩者相互提攜，才能造就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這種夸父追日的現象的確相當累人，也不時引發哲學家對當前文明的省思。但是，若要談論社會的永續發展，我們就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

為了保證社會的永續發展，我們必須解決維繫祝福點和當前消費點相互提攜成長的三個機制。第一個機制是如何讓個人的當前消費點跟上祝福點？也就是：在給定個人的祝福點之後，何種機制能夠誘發個人不斷地提升當前消費點？這不是效用問題，而是生產力或生產效率的問題。除了少數可爭議的外部性問題之外，市場機制已是一個公認的最佳制度，本文也就不再討論。第三個機制是：生產資源是否能夠源源不絕地提供社會中不斷提升的個人消費？這答案是肯定的，我將留到第五節討論。剩下的第二個機制是：如何讓個人的祝福點不斷提升？本節以下部份將討論這點。

假設沒有資訊不足的問題，也就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社會有那些商品以及商品間的差異。⁶ 我們選取所有的 n 種商品組成 n 維的商品空間，祝福點也就是個人對這些商品的理想消費量落在這空間上的位置。這裡思考的似乎是社會中富有者的祝福點，其實也是貧窮者的祝福點，只是他們不敢奢望而已。由於這已是最高消費量的商品組合，若再假設祝福點的商品數量已接近個人邊際效用為零的境地，則祝福點的提升就不再是消費量的增加問題，而是商品種類的擴充問題。

⁶ 本文不區分「消費品」和「商品」的差異。當在市場存在時，習慣上使用商品一詞。

一個社會若不能在一種商品達到飽和之前推出創新商品，經濟成長便將停止，所得也就不會再繼續揚升。所得成長固然來自伴隨資本累積而來的生產力的提升，但若沒有新商品的推出，由於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生產也終將因產出過剩而使得消費與交易無法增加，所得也就無法再成長。反過來說，一個社會的所得若能持續成長，其商品種類必然已經隨著所得的成長而不斷增多。在一個市場的競爭機制下，不斷增多的商品種類琳瑯滿目，把原先的商品空間從當初的 n 維空間不斷地擴充下去，到 $n+1$ 維、 $n+2$ 維...等。商品空間的不斷膨脹現象係來自全社會的貢獻，其擴充速度大過個人的所得增加速度。個人的所得雖然不斷在成長，但他所追逐的商品種類膨脹地更快。祝福點的不斷提升不是數量的提升，而是商品空間維度的不斷膨脹。於是，他的祝福點和當前消費點的距離，也就愈來愈遠。

第三節 市場機制與文明演進

這節也將同樣地以市場機制的角度來討論文明演進。經濟學對於「文明」的定義，若借用海耶克(1988)的觀點來討論，就是：人類慾望內容豐富化和實現慾望之成本低廉化的過程。若比較兩個不同時空的社會，其中甲社會之個人慾望較乙社會為豐富，或是擁有更低廉的技術去實現相同的慾望時，我們可以稱甲社會在文明演進意義上較乙社會為「進步」。這裡，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文明與進步的定義對象都是社會，不是個人。其次，本文使用的中文詞彙是「演進」，不是「演化」，其理由是：天下事物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只要不停滯，社會便天天都在演化中。演化焦點在於變化，並不涉及優劣的比較。生物學界稱物種的變化為生物演化，並不稱為演進，因為在適者生存的競爭下，優劣判準是在特定時空下進行，一但時空環境發生變化，優劣判準也將發生變動。換言之，生物演化雖有特定時空下的優勝劣敗涵義，卻無長期比較的意義。不同地，演進則含有長期比較的意義。文明演進所強調的是不同文明的長期比較，不是強調其間的差異，也不強調在特定時空下的比較。

文明演進不是屬質方面的比較，而是屬量方面。以中國國樂和西方音樂為例，我們無法在質上比較。我們無法說西方音樂在質（或價值）上優於中國國樂，因為質是主觀的辭彙，而主觀的辭彙只屬於具有主觀評價特質的個人。但是，文

明與進步的定義對象都是社會，不是個人。因此，我們必須從量的客觀性來比較不同的文明。這個量的客觀性，在本文是它的豐富性。如果我們比較交響樂團所包使用的樂器種類或樂曲的相對豐富性，則西方音樂在文明演進意義下是優於中國國樂。同樣地，若比較雅美族飛魚文明的生活內容和漢族的農業文明，也同樣可以得出漢族的農業文明在文明演進意義下較優。

由於演進涉及長期比較，因此也必須考慮到豐富性的成長率。較高成長率的豐富性是較優的，而不是靜態下豐富性較高的文明較優。

為何豐富性可以作為文明演進的判準？理由是：如果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差異，則豐富性較高之社會裡的個人較容易選擇到與他的偏好相近的生活方式。在豐富性較低的社會，有較多的人會對他們所能選擇的生活方式不滿，因為能選擇的生活方式太少。換言之，文明的豐富性讓更多的個人能選擇自己所愛或更接近自己所愛的生活方式。

或許這種論述會遭到這樣的質疑：在一個同質性甚高的社會，如原初社會或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文明的豐富性不高，但每個人都不難實現他的有限慾望，若根據本文定義，便應算是較優的文明。這推論是錯的，因為它只根據靜態的豐富性來比較，而不是演進意義下的長期比較。文明既是慾望的增加過程，當一個社會的慾望增加後，其結果會優於原來的社會，即使沒有人有能力實現這新生的慾望。也就是說，慾望的不斷提升，會讓這同質性高的社會不斷失去優勢，除非它不斷尋找到更低成本去實現慾望的方式。尤其要注意的，當新慾望不斷成長且改變個人偏好後，由於個人無法同時接受所有新慾望，也就開始出現個人之間的差異性，呈現多樣化的社會。我們關心的是這樣的文明演進過程，其結果會出現一個遠較高同質性社會為優的豐富性社會。

文明豐富性的成長主要是來自市場的競爭機制。市場競爭雖是一種淘汰手段，也是一種豐富文明的手段。由於這過程的相關論述已很清楚，本文就不再重複。根據上些論述，我們可獲致這樣的結論：市場機制豐富了文明，促進文化演進。

第四節 文化演進與自由主義

接著我們依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討論文化演進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定義問題。經濟學定義的「效用」有一個特徵，就是效用值愈高愈好。雖然個人消費特定消費品的效用會出現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甚至下降到負效用的現象，但這只說明特定消費品的消費多未必就好，而不是說明效用高不好。當一個人對某種消費品的邊際效用遞減到某一低水準時，往往也是他開始尋找新的消費品的時候。一旦找到新的消費品，邊際效用又再度拉升。只要新消費品的出現源源不絕，個人是不必擔心邊際效用的遞減問題。但如果消費品的種類相當有限，很快地，每一種消費品之邊際效用都會降低到某一低水準。如果一個人的財富夠多，他會消費到每一種消費品之邊際效用都等於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祝福點。達到祝福點，個人的效用達到最高點，並剩下多餘的財富。如果增加財富不能提升效用，就沒必要繼續創造財富。新商品的推出，讓多餘的財富轉化成更高的效用。也就是說，每一種新商品的推出，都能提升每一個人潛在的祝福點；潛在祝福點的不斷提升是經濟學的終極關懷。

如果我們將「自由」視為個人藉以獲取效用的特種消費財，如前所述，過多的自由會帶來負的邊際效用。因此，就會形成自由的「最適量問題」，也就是說，過多或過少的自由都不利於人們。在這概念下，一個社會若認為人們擁有的自由過少，會提供他更多的自由；怕的是當權者常認為人們擁有的自由是過多而不是過少，然後在最適量的藉口下壓制自由。自由若被視為消費財的一種，也會出現自由這消費品的替代品問題。如果替代品存在而且能夠以較低的代價取得，自由需要量和最適量便可以減少。替代品愈多，自由的最適量就愈少。結合這兩種論述，可能得到不悅的結果：當消費品不斷增加時，自由的程度便應該控制，且應隨著所得成長而越來越嚴格。

這種自由最適量的推論有違於人們常掛口的「不自由務寧死」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道德明訓。為了跳脫傳統的困境，經濟學所定義的自由應該保有效用的特徵，也就是不存在祝福點，讓人們永遠能追求更多的自由。這個定義就能和我們在第二節對永續發展的定義是一致的，都是以不存在頂限為前提。

那麼，經濟學意義下的自由該如何界定？在定義前，我們先釐清兩種錯誤的說法。第一種錯誤出現在「思想自由」，這類語詞將自由與個人意志混為一談。犯這種錯誤的學者常以自由市場下的廣告活動為例，誤以為「消費者其實沒有選擇的自由，因為消費者早已成為廣告的奴隸，其行為受廣告的控制」，也同樣錯誤地認為「人們其實沒有思想的自由，因為人們早已成為過去思想家的心智奴

隸」。這種說法不僅無法解釋新消費型態與新思想的出現，更無法解釋以下的邏輯困境：一個人從外界接觸到的資訊愈多，則他的自由會因為資訊的累積而減少。在這種錯誤用法下，自由的最後涵義就是全面拒絕外來資訊，將自己關入一間無知的暗室裡。這種錯誤的自由觀，對個人會造成思想的自閉，對社會則會鼓勵思想的箝制與民族主義式的封閉。第二種錯誤出現在「窮人沒有消費自由，因為他沒錢消費」的論述，這是將自由與生產力混為一談。設想落難在荒島上的湯姆漢克，在他發現椰子又想喝椰子水卻無法敲開椰子殼時，他是否會認為自己「沒有喝椰子水的自由」？不是的，是他沒有敲開椰子殼的生產技術，這與自由扯不上關係。同樣地，窮人缺欠的是生產技術或交易技術，不是缺欠自由。當然，在不自由的專制社會，窮人可能被禁止從事他專長的生產或交易活動，這時他被剝奪的是從事生產或交易的自由，不是消費自由。

在真實世界裡，行動的對象是另一個人。因此，在排除生產能力後，不自由可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行動被他人所禁止，其二是行動找不到對象。如果不是被禁止，那麼，自由成為可能的前提就是行動能有對象。所以自由必然發生在兩人之間。既是發生在兩人之間，自由必須伴隨著人際互動而存在，討論自由也就須從人際互動的角度切入。讓我們以「自由地從事交易」為例。交易是兩人之間的互動，若就其中一項商品而言，可稱一方為買方，另一方為賣方。「自由地從事交易」也就同時包含「自由地從事購買」和「自由地從事販賣」兩層意義。「自由地從事購買」要實現，就必須有人出來販賣；反之，「自由地從事販賣」要實現，就必須有人出來購買。這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87) 以交易定義自由的觀點，也是本文採用的角度。在這觀點下，行動的自由度定義為販賣者的人數。當販賣者愈多時，該項自由的自由度就愈高。同樣地，「自由地從事販賣」的自由度，可定義為購買者的人數。當購買者愈多時，從事販賣的自由度就愈高。在此意義下，自由市場不僅讓自由成為可能，也讓自由度沒有頂限。當某一商品市場限制販賣者或購買者的進出，市場的自由度也就受到限制。⁷

⁷ 社會上的商品市場不僅一項，不同商品間存在的互補關係或替代關係都會反映到自由度上。在高替代關係的商品中，只要其中一項商品的自由度高，也就足以讓其他商品的自由度不足顯得不重要。相對地，如果兩種商品之間具互補性，只要其中一種商品的自由度不足，則不論另一種商品的自由度高，人們還是會覺得自由的不足。由於各種商品市場可以彙總成幾項大類別市場，如食、衣、住、行、教育、娛樂、信仰等。若這幾大類別市場間的替代性和互補性都不強，個別市場的自由度也就相互獨立。對於低所得者而言，來自食、衣、住三大類別的自由度的影響較為強烈；相對地，行、教育、娛樂、信仰的自由度對高所得者的影響較大。於是，我們可以預期在

根據上述的定義，經濟學對自由主義的觀點也就不僅要求自由的愈多愈好，還要求一個能具體實現自由愈多愈好的機制。在布坎南的定義下，愈多自由的涵義等於是在一個自由進出的市場下，讓愈多的供給者和需要者自由參與。只要市場不受到干預與控制，人們會自由地選擇要以供給者或需要者的身份參與市場。在這個意義下，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是自由市場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而自由市場主義追尋的基本目標也就是市場規模在自由參予下的不斷擴大。

讓我們回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分工定理：市場規模決定了勞動的分工的程度，進而決定專業化程度。若沒有不斷深化的分工過程，市場就不可能不斷地推出新的商品。只有當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之後，商品才可能不斷地推陳出新，文明也才可能持續進步。深化分工也帶來專業化，讓勞動者累積專業知識和技術，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而這也是文明進步的另一特徵。布坎南並未直接論述文明進步的涵義就是更多的慾望和實現慾望的更低成本。但他在討論憲政制度的相對進步時，採取的評價標準是不同體制所能誘發的市場交易量，交易量愈大則社會便能獲取愈多的交易利得，而文明便是建立在這些交易利得和不斷累積利得的基礎上。⁸ 在經濟分析上，效用、利得、成本都是對相同行為動機的不同描述。因此，不論是從交易利得的累積來定義文明的進步，或從更多的慾望或更低成本來定義，經濟分析所得到的結論都是相同的。換言之，當我們從經濟分析角度定義自由之後，自由主義的具體內容也就和文化演進的內容一致，也都是發展更多的慾望和降低實現慾望的成本。所以，經由市場的競爭機制和分工機制的連結，布坎南的自由觀和海耶克的文化演進論，在從動態角度看待文明的進步是一致的。

第五節 知識與市場

這一節將討論第二節留下來的問題：生產資源為何能夠源源不絕地提供不斷

一個所得低且集權的社會裡，政府只要盡力提升食、衣、住三大類別的自由度，社會就不太可能發生動亂。又由於這三大類別的細項商品彼此間具有較強的替代性，因此在有限的生產能力下，集權政府便會集中力量於少數商品的自由度上，而不是強調商品的多樣化。但隨著所得的增加，行、教育、娛樂、信仰等的自由度對人們的影響愈來愈強。又由於這幾大類別商品間的互補性高過食衣住行等商品，任何一項商品的自由度不足都會擴及到其他的商品。可以預見地，集權政府若要控制這些商品的自由度，其控制成本將隨個人所得的提升而愈來愈高。

⁸ Buchanan(1975)。

提升的人類消費？本文肯定的答案看似怪異，因為大一的經濟學教科書一開頭便說提到「資源有限，效用無窮」。當然，我不是說生產資源能無盡地滿足人類的無窮慾望；若是，經濟學就無立足之地。這裡論述的是：生產資源並不是有限的，它也會成長，雖然無法滿足人類的無窮慾望。只要生產資源能夠持續成長，人們的消費就不會碰到頂限。

毫無疑問地，就任何一個時點言，任一社會的生產資源總是有限的。因此，生產資源會成長的意義必須從時間的角度去探討，也就是說今日的生產資源遠較十年前為豐富，而十年前的生產資源遠較百年前為豐富。人類不停地開採鐵礦，也不停地消耗石油，為何能說生產資源是在成長？主要的癥結在於鐵礦和石油都是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源並不等於生產資源，除非我們知道如何利用這些自然資源。在生產過程中會利用到的自然資源才叫生產資源，否則，只能稱作自然資源。不算生產資源的自然資源是與生產過程無關，也就和人類文明毫無關係。因此，這個地球即使蘊藏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只要它不能成為生產資源，就與人類文明毫無關係。人類文明與進步所仰賴的是生產資源，不是自然資源。決定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是生產過程，它決定那些自然資源要作為生產資源。當消費商品不斷多樣化之後，生產過程也逐步複雜化，這使得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被利用，被轉化作生產資源。只要自然資源尚未耗盡，商品多樣化所帶動的生產過程複雜化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源的不斷成長。

那麼，一個直覺的疑問就是：自然資源是否終會有耗盡的一天？本文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機制下，我看不到人類會對那一種有限的生產資源存在永遠的需要；我所知道的市場進行交易的商品沒有一種是非消費不可的。包括食物和能源在內，每一種商品都存在著替代品，而人們對這些商品的偏好也隨時在調整。只要市場的價格機制不受干預，它便能呈現這些商品相對於消費偏好的稀少性。供給者根據價格的變動調整商品的生產數量和生產方式，也發展新商品和替代性的新生產資源。新商品和新生產資源繼續對自然資源造成新壓力，但在這時期，它們相對被替換的生產資源卻是處於豐富的階段。就像我們在第二節討論的，永續發展的前提是在一商品的邊際效用過低之前出現新的商品；同樣地，市場的價格機制能讓一種生產資源在出現供給壓力時，推出相對豐富的另一種生產資源。

如果我們不討論人口成長和減少貧窮人口帶給生產資源的供給壓力，純就重

量而論，當前平均個人所消耗的自然資源遠低於十年前或百年前的人。價格機制帶來的生產資源的豐富化，不只是上述所稱的相對豐富性，也是絕對豐富性。我們不要忽略了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一項批評：無法解決供給過剩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存在貧富不均，但不能否認地，它具有供給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個能力不是來自對自然的剝削，而是價格機制讓企業家能不斷創造許多未曾聽聞的新商品和新生產資源，以更有效率和更低成本的方式滿足類似慾望的舊商品。

Posner(1980)在分析原初社會的制度時，提出了四項假設條件以確保一個原初社會可以穩定地以它的原始生活型態生存下去。這四項假設條件中，除了「尚未使用文字」外，其餘的「只有極少數的消費品」、「原始的生產技術」和「尚未與其它部落進行交易」都和市場機制息息相關。這四項假設條件給我們相當大的啟發，因為一旦市場出現，原初社會就無法再繼續維持它原有的生活型態，開始進入分工和交易的社會，也就是開始進入本文所定義的文明。藉著分工和交易，原初社會的產出、商品、人口都會開始成長；但也因為依賴著分工和交易，這些在數量上遠遠超過自然均衡人口數的人們，卻能發展一個遠較原初社會進步的文明。⁹

有效率的分工與交易決定於個人對其知識的利用，也就是個人依其知識選擇工作，並在工作發展自己，累積和創造專業化的知識。海耶克(1945)清楚地指出：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有賴於社會如何有效率利用個人的知識，而市場則是最有效率利用個人的知識的機制。個人知識零散地分佈在社會裡，其種類並不限於對大自然的了解或商品的製造，也包括對市場需求的洞見、統合眾人共同生產的管理知識、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開拓市場或說服新使消費者的技巧等。當個人懷抱著這些不同的知識參與市場後，不僅會在市場中推出各種不同的新商品、新技術、新產因素等，也會推出新商業模式、新組織、新制度等。隨著個人知識的累積和擴散，市場的創新活動愈來愈發達。只要知識的利用不受到限制，我們是無法想像知識的累積會有頂限，而這沒頂限的知識累積過程則是商品和生產資源能源源不斷創新的立論基礎，也是人類文明之能進步的終級保障。

⁹ 大幅成長的人口確實會對自然資源造成壓力，但這不等於是生產資源的枯竭。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在討論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壓力時，有時真的混淆了壓力的來源。就如我們這裡的討論，從動態觀點而言，來自於個人消費的壓力其實是遠遠低於人口數成長帶來的壓力。然而，對於聖經上「生養眾多」的祝福，卻是他們不願意討論的議題。

第六節 結論

隨著市場規模擴大而開展的分工與交易啟動了商品的大量製造，這是最早對資本主義的描述。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雖視大量製造為「資本主義」的特徵，卻也引發後學者對於「何謂資本主義」的紛爭。有意思地，若不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不斷地使用個詞彙，經濟學者通常是不使用它的，因為「資本主義」不是一個能清楚定義的辭彙。在經濟學理論中，資本是指一種可以累積、具有生產能力、又會折舊的生產資源。在此定義下，機器是資本，技術也是資本，知識更是資本。但是，土地和貨幣則不是，而偏偏擁有土地和貨幣的地主和富人卻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表者。為了擺開這些混亂和糾纏，當代社會主義學者對於資本主義的了解已傾向於將它等同於市場機制，如金融資本主義就是講金融市場等，而所有指責資本主義的缺點也都歸因於所謂的「市場失靈」。

然而，「市場失靈」並不是市場機制的先天缺陷，而是市場機制能不斷演進的動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人類本來就不是以全知全能的理性去設計和創造一個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市場機制；相反地，是無意間發現市場這機制能不時且忠實地呈現社會的缺失，同時也提供人們設法解決這些缺失的機會和誘因。市場本來就是呈現人類社會行為之缺失地方，它的本質是在不完善中不斷改善的過程。在此過程，新的商品、組織、制度等不斷更新與多樣化，文明跟著演進。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推動文明演進的終極動力來自於人天生潛在的企業家精神的發揮。¹⁰ 若換成亞當史密斯的話，就是：「交換與交易的天性」。¹¹

從市場角度來詮釋資本主義後，便可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商品的創造和交易。社會不斷經由交易利得的累積而展開文明，也藉著交易利得的繼續累積而不斷進步。就如前所述的，自由主義的終極追求也是一個能不斷累積交易利得的文明和進步。因此，當我們以經濟學的概念重新定義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後，便推導出了本文的題目：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前提。

參考文獻：

¹⁰ 參閱 Mises(1949), Kirzner(1973), Gunning(1989)。

¹¹ 原文是：「It is the necessary, though very slow and gradual consequence of a certain propensity in human nature which has in view no such extensive utility; the propensity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第一篇第二章。

- 殷海光（譯），〈自序〉，《到奴役之路》（海耶克著），桂冠圖書，1990年。
- 周質平（編），《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聯經出版，1999年。
- Buchanan, James M.,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_____, "Towards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Natural Liber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Kyklos*, v.40, 1987, pp. 3-20.
- _____, "Frank H. Knight" In *Remember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eachers,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edited by Edward Shi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Gunning, J. Patrick, "Mises on the Evenly Rotating Econom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89, pp. 123-122.
- Hayek, 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1945, pp. 519-30.
- _____, "Chapter 3 The Common Sense of Progres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Reprint November 1, 1978)
- _____,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Kirzner, Israel,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1949, pp. 325-326.
- Posner, Richard A., "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w,"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1), 1980, pp. 1-51.
-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